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五回 湯勝姑活捉錦文 施碧霞喜見榮春

話說湯勝姑提刀上馬，帶了三百名嘍囉殺下山來，叫聲：「花匹夫，老娘來了。」那花錦文見了笑道：「施碧霞貪生怕死不敢出來，叫爾來替死，快通姓名來。」湯勝姑道：「老娘叫做湯勝姑，特來活拿爾這老匹夫。」舉起日月雙刀便砍，花錦文舉起刀便隔，回手砍來。二人殺了六七□合，湯勝姑暗想道：「我方才開了大口要活捉此賊，今見他手段果然高強，如何勝得他？也罷，待我用手箭勝他便了。」遂虛掩一刀，詐敗而走，花錦文喝道：「爾這賊賤人，要往那裡去？」隨後趕來。湯勝姑見趕將近了，用手舉起，袖中飛出一枝箭來，道聲：「花賊看箭。」花錦文叫聲「不好」，要閃已閃不及，卻好中在面門，叫聲未完，耳朵又中一枝箭。花錦文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。」一跤跌下馬來，眾嘍囉隨趕上前來用繩捆綁。湯勝姑見官兵要來搶奪，遂舞動雙刀殺散官兵，吩咐將花錦文押上山，自己來到忠義廳外下馬，走進廳裏道：「小將仗小姐虎威，已將花錦文擒捉在外，特來繳令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將軍辛苦了，後營歇息。」吩咐：「將花錦文帶進來。」兩進答應一聲，即將花錦文帶進帳前，施碧霞罵道：「爾這老匹夫，今日在我帳下焉敢不跪？」花錦文喝道：「哇！爾這賤人，不守王法敢為強盜，如此猖狂，今日天兵到此尚不受綁，膽敢抗拒拿我麼？」施碧霞喝道：「爾這匹夫與爾哥哥害我父親尚未報仇，今日被我拿住尚敢無禮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將他別別去兩足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花錦文兩足別去，一時暈倒在地。施碧霞又吩咐：「將花錦文押去後營，牢固看守。」

忽見嘍囉走來報道：「前日差去接田夫人的嘍囉已接到了。」

施碧霞聞報，吩咐：「大開營門，隨我下山迎接。」遂一同下山，接了田夫人上山到忠義廳。見禮畢坐下，各訴前情。施碧霞吩咐備酒，因見湯勝姑驍勇，遂與他結為姊妹。田夫人問道：「為何我相公尚未上山？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去接夫人在前，去救夫人在後，故至今尚未到山。而且路途又遠過夫人的。」

正說未完，忽見嘍囉又報道：「去接李夫人的嘍囉也到了。」

施碧霞遂走出廳來看，只見張龍等四人跪下稟道：「小人們奉令走到揚州要接李夫人上山，不想李夫人見疑，說並無憑據，人生面疏，不肯隨小人來。」施碧霞聞言叫聲：「不好了，原是我未曾打點，忙急無寫書信寄去，倘若南京李恩人屈打成招，抑是他三人去劫得田、李二人來，豈不連累他妻孥了？」張龍道：「女將軍快些修書，待小人再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且慢，等待南京探事的嘍囉到來再作道理。賞爾半月不用當差，爾去外面吃酒飯。」張龍道：「叩謝女將軍。」遂退了出去。施碧霞心中甚是憂悶，將此事說與田夫人知道。到次日，施碧霞升帳，只見探事的嘍囉來報，將搶劫之事說了一遍。施碧霞略略放心。至次日，樓羅又報道：「三位大王將次渡河了。」施碧霞那裡曉得黃河渡口乃是患難之處，只曉得吩咐接應。

且說童孝貞等多是一莽之夫，不知進退，去時可以絡繹而行，如今又多二名犯人隨身一路而來，雖是荒郊曠野，尚有官兵在後面追趕，若在別處還可以藏身，獨有這黃河渡口無處可以藏身，這些渡船又要查問明白方肯渡他過河。眾人無可奈何，阻住在黃河渡口，後面追兵將次要至，三百名嘍囉早已七零八落存不得三二□人而已。童孝貞心中著急，說道：「如今卻怎麼好？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這卻如何處置？」施必顯說道：「怕他怎的？若是追兵來時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便了。」張順說道：「只除了這句話沒有別話可說的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爾們若敵官兵，待我先赴黃河罷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誰敢動手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悔已遲了。」童孝貞道：「大家死了到覺得乾淨。」張順道：「爾看後面煙塵亂滾，官兵已到，我們只得各自散了去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也罷，爾幹爾的事，我幹我的事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世弟，我與爾同赴黃河以報國恩便了。」說完二人望河就跳，張順等三人急忙上前扯住道：「死活自然同在一處，也罷，抵在這頭不要了罷。」又叫聲：「天啊天，想不到我們今日絕於此地。」

正在忙急之際，只聽得半空中一聲響亮，金光萬道，只見黃河面上現出一座橋來，眾人見了甚是驚駭，道：「敢是皇天保，賜此金橋與我們過去麼？」田大修道：「既有此橋，速速過去罷。」眾人上了橋急急走過了橋，後面官兵已追到河口。

忽聽得一聲響亮，橋已不見，眾官兵一見卻也驚得呆了，道：「此乃天意也，不必渡過去拿他了。」遂自退了回去。那田大修等過了橋又聽得一聲響亮，橋已不見，各人笑道：「此乃天救我們，也須要拜謝。」遂一齊跪下，拜謝了天地。此時月已東升，忽見陶天豹遠遠而來，五人一擁上前來問道：「爾在南京退了兵馬說要歸山，為何又在這裡？」陶天豹道：「我若預先說破，一則天機不可洩漏，二則被爾們太覺藐視了，我奉師父之令特來救爾等災難，叫爾們同心協力以除好賊。有錦囊一個與李大爺收下，到某月某日開看，依此而行，不得有誤。」

李榮春接了錦囊，收在身邊。陶天豹道：「爾們速速回山，我去也。」即駕起雲帕而去。眾人見陶天豹去了，遂一同望蟠蛇山而來。

且說施碧霞這日升帳，只見嘍囉報道：「眾大王已將近到山了。」施碧霞聞報，吩咐眾嘍囉：「大開營門，下山迎接。」

自己也來到山下等候。不一時只見眾人已到，施碧霞欠身說道：「田大人、李大哥，多多有屈了。」田大修見了問道：「此女莫非是施碧霞麼？」李榮春說：「正是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好一位女丈夫，有勞了。」遂一同上山。陳松也出來迎接。大家來到忠義廳相見，禮畢坐下，嘍囉獻了茶，施碧霞先問南京之事，施必顯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施碧霞道：「若不是虧了陶天豹，豈不性命難保？」李榮春問道：「賢妹，我家母親是幾時上山來？身體可平安麼？同我去拜見。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只為母親、嫂嫂還未上山，使我心中□□煩悶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為何至今尚未上山來？」施碧霞遂將前情說明。李榮春叫聲：「不好了，我今日上山，母親妻子豈不被地方官拿去受苦？叫我如何放心得下！」施必顯叫道：「李大哥不必心焦，母親、嫂嫂有什麼災難自有陶天豹相救，怕他則甚？」童孝貞道：「休得說呆話。」張順道：「必須有個人去打聽才好，只是我們不便再去，叫那個去好？」施碧霞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可差湯隆去打聽。」張順道：「不錯，湯隆可以去得。」田大修問道：「我的家眷在那裡？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已搬上山來了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如此還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張環既被哥哥擒來，為何不見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前途已問明白，他說中途得病盤費用完，是以不能到揚州。不知到什麼地方他都忘了，被花虹遇著騙進京去出首，將前番那一封書作證，為此將他擒來交與嘍囉，隨後就到。」

施碧霞吩咐：「請湯姑娘出來。」施必顯問道：「那個湯姑娘？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就是湯隆之妹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他是小戶之女，叫他做個丫頭便了，怎麼稱他姑娘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好沒分曉，爾還不曉得哩，他雖是小戶出身，武藝卻甚高強，朝廷差了花錦文前來廝殺，與我殺了一□三陣不分勝敗，被湯姑娘一陣便就生擒上山來。」眾人俱道：「果然英雄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如今花錦文何在？」施碧霞道：「被我別去雙足禁在後營，我與湯勝姑結為姊妹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正該如此，我們也該與湯隆結為兄弟才是。」只見田夫人與湯勝姑一同出來，眾人立起身見了禮，田夫人與田大修略訴前情，然後湯勝姑也來見禮，眾人稱贊不已。施碧霞吩咐備酒，自己與田夫人湯勝姑入內飲酒。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三人在外面與湯隆結為兄弟。

飲酒之間，李榮春放不下母親，要湯隆前去打聽。湯隆道：「此事願往。」施必顯吩咐：「帶花錦文出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花錦文拖出跪下。施必顯大喝道：「花錦文，爾哥哥做得好事啊！我父親有何差處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？這是什麼緣故？好好講來。」可憐花錦文身為招討，今別去雙足受此毒楚，氣得目定口呆，一句話也不能應。施必顯走出位來連問數聲，花錦文並不答應，施必顯將他一連踢了幾下腳尖，吩咐嘍囉：「拖他下去，打一百下大板仍舊收禁，等拿住花錦章一同處置。」

左右答應一聲拖下花錦文，遂即打了一百下大板，仍舊帶去收禁。

且說湯隆次日收拾停當，辭別眾人下山而去。只見嘍囉押了張環已到，施必顯吩咐將他斬了，屍首丟在山凹。張環一念之差以致屍首被風化了。那李順、三元、來貴也到了，即將前情說了一遍，眾人方才放心。李順在廬府別了主母，一竟趕路而來，所以以

後之變全然不知。眾人一齊說道：「爾若早來一日，也免得湯隆此行。」遂打發嘍囉連夜去趕回湯隆不表。

且說盧小姐女扮男裝一路行來，已到清江浦，有個廟宇，遂下馬進廟歇歇。因黃河並無夜渡，只得在廟中權歇一宵。遂走進內將廟門閉好，只因連日趕路辛苦，不覺身體困倦，遂倚膝而臥。

且說李元宰一路馬不停蹄趕到黃河渡口，日已沉西，月上東山，並無渡船，沒奈何要尋個宿處，四處一望並無客店，只見有個廟宇，道：「也罷了，且在此廟中暫宿一夜，明日過去罷。」遂走到廟門口，下了馬將廟門一推，卻是閉的。大聲叫道：「快些開門，公子爺要進來歇了。」將門亂打，如播鼓一般，早已驚醒了盧小姐。盧小姐心中大怒，扒起身來將門開了，喝道：「爾是何等之人，因何打門把我驚醒？」李元宰定睛一看，見他是個平等之人打扮，自己倚靠是個公子，便也大聲喝道：「爾睡得，我歇不得麼？」盧小姐想道：「此人年紀雖輕，到來得強霸，我想行路之人怕不得凶的。」遂罵一聲道：「看爾還是這個孩童，出言就敢撞犯我麼？驚醒我的眠是何道理？」

李元宰道：「爾這賊囚，這個所在只有爾睡得，我到這裡便不容我歇麼？」話說未完，拳已先到，一拳望盧小姐面上就打。

盧小姐道：「爾這小賊種，焉敢無禮。」一手隔開拳，一手回拳打來，二人就在廟門口爾一拳我一腳打有二三回拳，全不見輸贏。

忽見一個白面後生走上前道：「休得這般相打，差官押解李榮春家眷人等已過黃河去了，若再過一夜路程便趕不上了，爾們休為私嫌誤了大事。」二人聽了遂住了手一看，李元宰卻不認得，盧小姐卻認得是陶恩人，此時礙著李元宰在面前不好動問，只說：「因過渡無船，所以在此耽擱。」陶天豹道：「若要過渡，船只何難？解差官是從水路進京，爾們須駕船而去，趕往前途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就可以一同上山。如今快些隨我來。」盧小姐應聲：「來了。」那李元宰道：「且慢走，自古道在園多是客，一樣賞花人。我李元宰也為此而來，理當同去。」也趕上前來。盧小姐道：「我不認得爾，什麼李元宰，爾莫非花錦章差來的奸細作麼？」李元宰道：「哇！胡說，我乃司獄官李國華之子，因受李大爺大恩未曾酬報，今他家眷有難，以此我要趕到幡蛇山去報消息，請眾好漢來救他們，被爾說什麼奸細作。」盧小姐道：「既如此何不早說。」李元宰道：「如今不必說，大家救李、盧二夫人要緊。」來到河口一看，並無船隻，乃問道：「船在那裡？」陶天豹道：「爾看那遠遠搖來的可不是船麼？」盧小姐抬頭一看，果然一隻船如飛的一般來到岸口，卻無船公，只是一隻空船。二人問道：「又無船舡，如何趕得他們著？」陶天豹道：「不妨，爾二人只管上船，他自然會走。」二人依言上船，陶天豹喝聲：「走！」那船似飛一般去了。自己來到廟中，見有一幅丹青、一個包袱，乃是盧小姐歇下之時放在地下，以後與李公子正在廝打，又有陶天豹叫他渡河而去，為此匆忙忘記帶去，故爾遺下在此。陶天豹將這幅小圖拿出廟外，在月下展開一看，道：「畫得都肖我的像。」又見上面寫著「陶天豹」三字，暗想道：「此必是盧小姐畫的，他不過感我救命之恩，畫此小圖以報我恩，只是內中卻有關情，不免待我帶去萬花山便了。只是這個包袱內之銀要他何用？二匹馬乃是小事，只得別人造化罷了。」

遂將馬匹並銀子丟下，隨即駕雲而去。

且說李元宰同盧小姐坐在船中，那船如飛一般，不一會只見前面有只船高懸旗號，兩掛標燈，想道：「必是官船了。」

遂大喝一聲：「奸賊休走，我來了。」二人跳過官船將這些官兵亂砍下水。那差官慌忙跪下哀求道：「大王爺啊！我們沒有金銀，船中所有物件任憑取去，惟望饒命。」二人並不回言，將他衣服剝下，一刀砍下水去。船家唬得魂飛魄散，哀求道：「大王爺饒命埃」盧小姐道：「不干爾事，爾只與我搖船。」

又將三輪囚車打開，盧夫人一看猜疑道：「這後生家好似我女兒一般，只是男裝，又有一個後生家在著，卻不敢認他。」盧小姐叫道：「母親、伯母、嫂嫂，休得害怕，盧賽花在此。」

盧夫人問道：「爾果然是我的女兒麼？為何如此打扮？」盧小姐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盧夫人同李夫人、淡氏大娘一齊說道：「果然虧了陶天豹，若無這一隻船，性命豈不難保？」誰知這只船乃青萍變的，所以男女上了官船即時不見。盧小姐吩咐舵舡將船急搖，自己打扮做差官，李元宰扮著押解差官，不多時船已搖到岸口，眾人各各上岸。

此時天色大明，遂同到酒店，吃完酒飯，僱了車輛與盧、李二夫人並淡氏大娘坐下，遂望幡蛇山而來。行不多路，忽見山邊跳出一人，大聲喝道：「來的留下買路錢，放爾過去。」

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